JC
393
C3C55
V.4

LIBRARY
AUG 1 4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萬世玉衡錄卷四

臣蔣　伊編輯

裕國

法

周成王時太公望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楚漢相距旣久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夫

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藏粟甚多楚人不堅守敖倉此天所以資漢也漢王於是進兵復取敖倉楚兵自此乏食而漢之王業成矣

唐肅宗以第五琦爲度支使琦作榷鹽法不加民賦而國用以饒後以劉晏善治財用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代宗命爲江淮轉運使時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晏疏浚汴水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德宗卽位以晏判度支晏掌天下財賦用法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民不厭苦時

天下戶口什亡七八藩鎮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所在宿重兵皆倚辦於晏中外賴之晏又作榷鹽法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遂使軍民克足

肅宗以來天下金帛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德宗初楊炎上言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今獨任中官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而知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從之詔財賦皆歸左藏

宋太祖性節儉置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
爲軍旅饑饉之備
神宗用鮮于侁爲轉運使事悉幹辦蘇軾稱其上不害
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徽欽以後多鬻爵以足國用孝宗淳熙三年罷之曰鬻
爵非古也夫理財撙節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財朕甚
不取除歉歲入粟賑饑聽補官餘一切罷淳熙六年朱
熹上疏曰民間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
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巧取於民

今民貧賦重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必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窮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

理宗以杜範爲相範言人主節財用當自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則國用自裕矣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諭工部曰比歲以來年豐民足然人之常情飽則忘饑煖則忘寒預防之計不可一日

忘爾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俱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英宗正統四年楊士奇等上言堯水湯旱而民不甚病有備故也太宗篤意養民糴穀貯倉備荒皆有定制又因地宜開濬陂塘修築圩岸此萬世之利也今穀盡倉毁水利湮廢事雖甚緩所繫甚切請擇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堰皆令修復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爲殿最仁政所施無切於此詔從之

世宗嘉靖三年大理卿鄭岳言畿內河南及太行西倚灌關東繞懷衛北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於海宜小浚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畝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詔議行之嘉靖四年詹事霍韜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若能招集遊民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詔下所司行

之

神宗萬曆十四年輔臣申時行等請開墾畿輔荒田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今民無餘財地有遺利莫若與地之利以助民之財近水之處建堤岸疏河渠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此謀國之長算也

戒

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史譏之謂與其救於旣荒㰚壞名器孰若積穀備荒之爲善乎

漢文帝用鼂錯言令民入粟於邊得拜爵免罪自是武

帝書詔民買爵又書入財補郎安帝書令吏民入錢穀拜官賜爵桓帝書賣關內侯以下官靈帝書開西邸賣官此豈裕國之本務哉

漢武帝治財非不至悉鑄白金造皮幣算舟車告緡錢賣爵免罪矣郡國置農官矣均輸行矣鹽酒榷矣宜其財用益滋也然而渾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財日益匱何也蓋帝不能淸靜以養民自兵役興轉輸煩而農民困算商告緡而商人困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田野日辟豈必待損下以益上哉

武帝以桑弘羊領大農丞管天下鹽鐵置平準於京師籠天下之貨物而相灌輸又請吏得入粟補官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時天旱卜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善乎宋臣司馬光對神宗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耳司馬光之言眞萬世人君之藥石也

章帝以國用不足欲自煑鹽并復修武帝均輸之法尚

書朱暉固執不可曰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事遂寢

靈帝初爲侯嘗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立庫於西園以爲私藏夫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財聚於上則民怨於下危亡在前簒奪在後曾不五年而靈帝之私帑散於大盜豈非後世之永鑒乎

唐明皇開元之前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

之後邊將奏請益兵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矣

代宗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物珍玩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衮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百姓歛怨求媚不可長也上不聽

德宗時關中倉廩竭禁軍脫巾呼於道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上喜謂太子曰我父子得生矣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貞元二年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夫人君當豐足之時不能於畿甸之間墾田務

農而必待命於遠漕如唐德宗可鑒也

宋神宗時王安石行青苗法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司馬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安石復立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安石請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自是以後至民間果實亦官監賣文彥博以爲傷國體斂民怨凡

縉紳罔利於市淸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而皇皇求利者乎曾布亦言於上曰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

徽宗覩帑藏充溢視財用如泥沙竭國家之力經營土木於是累朝儲積掃地盡矣

明神宗六年大興礦稅中使四出天下騷動葉向高言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財皆皇上之財而必以積於不用者爲財此何貴於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不聽

屯田

法

漢趙充國至金城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田可二千頃請罷騎兵留步兵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可不出兵而坐得必勝之理於是條奏屯田便宜十二事宣帝從其言諸羌皆不煩兵而下

漢末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州郡並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

滿魏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

魏鄧艾建議陳蔡之間上下良田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漑灌計除衆費歲得五十萬斛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十萬軍資也魏主從之後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緣邊軍鎭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

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易貧弱而爲富強也上善之

元世祖從姚樞言置屯田經略司於汴梁以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廩邊備遂實

明太祖命軍士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他將皆不及乃申諭曰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葢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庶幾國有所賴

洪武七年太祖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以兵屯田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乃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及鎮守屯田訓練之務十五年命耿炳文等巡視陝西督軍屯田訓練士卒

明初備邊惟以屯田訓練二者為急務此兵食所以足而邊境所以寧也

英宗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

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按人樂於耕則
屯種自廣米穀既盈則邊儲易足此備邊之良法也
神宗萬厤中大學士李廷機著九邊屯政考曰國家九
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
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卽古寓兵於農
之遺而二百餘年中或興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
則政之得失異也太祖用宋訥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
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犄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
撤守關士卒備譏察之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

山西沁州民願應募受田賞以鈔錠給之公田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地利如此其盡也永樂中納黃福之請官為市牛鑄器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耕其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敕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勘實賞之論功也此其核也天順中葉盛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

法也周故人便其任入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
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湟中渭濵涼州振武之
事不啻過之及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閒
之區咸歸邊師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
墩堡不修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家無耒耜有可耕之
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收貯侵欺以管屯爲
職者優遊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
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所議者矣有今日覈地
明日徵逋邊民凋瘵如王煒所陳者矣恬熙旣久因循

弛廢日復一日麥粟不繼士馬不肥而屯政壞矣要在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按有明屯政之興廢得失備悉於此矣後世聖君賢相之所亟宜講求也

武衛

法

周祖宇文泰籍民有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後唐之府兵本此按三代而下寓兵於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

唐太宗定府兵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命折衝果毅都尉季冬帥以敎戰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時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

兵之患號稱善制

五代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欲簡閱由是羸老居多且驕蹇不用命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朘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人乎[illegible]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羸弱者去之又詔募天下壯[illegible]命將士簡選由是士卒精强征伐四方皆捷按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舒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寛於民誠得輕重之權矣

宋太祖懲唐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惰按宋有禁兵廂兵鄉兵蕃兵之制而尤於禁兵加詳焉內外隸籍幾四十萬統領屬之三衛召發屬之樞府有警則徂征無事則更戍得居重馭輕以身使臂之法貽謀信弘遠矣

高宗建炎元年張慤請募民聯以行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其法精詳前此言民

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爲書行之隷安撫司

孝宗隆興元年置十科以舉武士

明成祖永樂十七年敕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自今宜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姦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則爾等亦永保富貴矣

戍

晉武帝既平吳詔罷州郡兵交州牧陶黃上言州兵未

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平制天下遂大亂

隋文帝平陳後除毀兵仗開皇十五年復收天下兵器此可以知隋氏之弱其民矣

唐明皇開元十年府兵寖以貧弱逃亡畧盡上從張說議始募兵充宿衛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十三年更名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分隷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先是府兵之制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

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益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又府兵入宿衛者役使如奴隸其戍邊者又多爲諸將苦利其死而沒其財至天寶八年無兵可交徒存官吏而已李林甫奏請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於是府兵盡廢又以天下承平久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恥之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十四年安祿山反內郡皆無武備上始募兵爲守禦之計而已無救於天下之敗矣

德宗時陸贄上疏論關中形勢曰王者蓄威以昭德偏

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基也太
宗列置府兵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今關輔之間徵發
已盡宮禁之內備衛不全萬一有竊發犯闕者陛下何
以備之上不能用未幾涇原軍作亂長安無備上如奉
天
穆宗即位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
宜銷兵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
逃死上從之軍士落籍者衆皆相聚爲盜及朱克融王
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

後唐莊宗詔諸州鎭無得修城毀其守具薛昭文上疏諫不聽

明英宗北狩景泰初立侍講劉定之疏言練兵之獘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手不習攻刺之法足不習坐作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或負販以爲商或技巧以爲工一日率以臨敵幾何其不敗哉

弭盜

法

漢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宣帝拜龔遂爲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濵遐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悉

罷捕盜兵吏遂單車獨行至府開倉廩賑貧民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皆棄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

京兆尹張敞罷數月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冀州部中有大賊宣帝敕使者卽家召敞拜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屛息

光武帝爲蕭王時追擊銅馬諸賊悉降之諸將疑賊而降者亦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伍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後赤眉擁立劉盆子帝命

馮異討之敕異曰三輔遭亂元元塗炭將軍討諸不軌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善戰然好擄掠卿能御吏士無爲郡縣所苦異所至有威信群盜多降赤眉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赤眉百萬衆俱降帝陳軍馬令盆子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皆曰脫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憾史稱光武封更始以王赦盆子以死而仁其所親待銅馬以誠服赤眉以義而仁其所疎光武眞仁主哉

光武帝以寇恂有牧民禦衆之才命守河內後入爲九卿潁川盜起光武自將討平之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時東郡濟陰盜亦起帝以耿純素爲東郡太守威信素著拜純大中大夫東郡聞純入界盜賊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退建武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帝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

不閉
北魏寇盜群起魏主嗣引八公議之崔宏曰聖主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負使赦而不從誅未晚也於是悉赦其罪遣兵討餘寇平之此與光武帝之許相斬除罪皆處盜之良法也
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明太祖命鄧愈戍守襄陽令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爲書賜鄧愈曰予命爾守茲土汝若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脇從者望風來歸勿妄殺無罪有罪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仁義爲先勇畧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予無外顧矣

戒

秦二世時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二世問之對曰群盗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二世大悅於是天下盗益多秦以敗

亡

漢武帝以兵興財匱東方盜賊滋起於是作沈命法凡群盜起而不發覺及覺而捕不盡得者二千石以下皆論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敕盜邊糧升以上皆斬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有數人劫執事謂之曰為我奏至尊自古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噍類矣帝聞之為停

此法夫盜一錢者坐以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及煬帝時盜盡取回洛之倉而法不能行此豈辟以止辟之道耶

元順帝至正七年沿江盜起剽掠無忌宋文瓚上言集慶村花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宜亟選智勇授以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報

明武宗正德四年四川保寧流賊劉烈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聚衆作亂至十餘萬侵掠陝西湖廣等處正

德六年四月江西盜起贛賊犯新塗靖安賊據越王嶺華林賊破瑞州府七月霸州賊劉六劉七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趙風子等分掠河南破裕州入泌陽劉六等復走黃州襲九江下南京分掠南北所至殘破民罹鋒鏑時群姦在朝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寇盜之熾實上有以致之也

懷宗時群盜始於饑民成於潰兵使當時應變有方解甲歸農賣刀買犢非異人任也及至蔓延莫制中原版圖蹂躪幾盡明之亡以群盜而所以潰壞莫救則不能

不致歎於弭盜之無術也

罷興造

法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為遂已之

明帝大起北宮時太旱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自古治天下不患宮室之不廣而患萬民之不安宜且罷止以應天心上卽時罷之遂應時澍雨

唐太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利已故也

夫美麗珍奇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嘗欲修洛陽宮張圓素上書極諫上善之賜絹二百匹曰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

宋太祖弟益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翊善姚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從民稅出眞血山耳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

仁宗敬天重民節儉御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用是爲命罷之

明太祖有所興建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有雕琢奇麗者卽去之曰昔堯茅茨土堦采椽不斲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旣而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纂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於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太祖嘗退朝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天下怨之汝等當常存儆戒洪武二十七年罷建岷王宮殿上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為之今雲南軍餉轉輸民力勞苦岷府姑為椶亭以居俟民富力紓作之未晚

世宗嘉靖三年上以四方災異命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言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斂工匠不

能停減則民力勞於奔走請罷至德殿等工俟世廟及

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上納其言併罷仁壽宮

戒

商紂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廣

沙邱苑臺立宮中九市於是百姓怨望

梁伯嬴氏好土功而民病秦人因其民之潰遂滅之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前年秦拔宜

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

詘舉贏者也門成而昭侯果薨

秦始皇以咸陽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又分造於驪山關中計宮三百役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未幾身死沙邱僅及再傳付之楚人一炬矣是可爲萬世鑒也

漢武帝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又作通天臺與建章明光諸宮惑神仙耗財力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魏明帝大營宮室司徒王郎如鄴見百姓貧困上疏曰

昔句踐欲廣禦兒之疆故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及國漢文欲恢祖業故罷露臺衣弋綈願悉罷營建以勤耕農習武備爲事後復作洛陽宮又欲平北邙以作臺觀侍郎王基上疏曰民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願陛下留意舟水之喩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春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爲之珠簾寶帳服玩瑰麗每微風至香聞數里曾不五年爲隋所滅

隋煬帝命楊素營東京宮室敕宇文愷封德彝等營顯

仁宮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爲方丈蓬萊諸山海北有龍鱗渠緣渠作十六院窮極奇麗後唐太宗破隋命焚毀之

唐憲宗既平淮蔡侈心漸生修龍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於是土木寖興裴度等切諫不聽

宋徽宗宣和三年萬歲山成是役也更歷六年極土木之盛殫億萬之財天怨於上民怨於下今日斂民貲明日勞民力如是而家國有不底於覆亡者哉

却貢獻

法

商王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兆民懷之

周武王時西旅底貢厥獒召公以獒非常貢恐啓人主異好作書訓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旂在前屬車在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詔令四方毋來獻

光武帝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異國有獻名馬者

日行千里又獻寶劍値價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
車時四海旣平而帝兢兢畏謹畧不自滿眞聖主哉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和帝以唐
羌上書諫止敕大官勿復受獻

晉程據獻雉頭裘武帝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獻奇
技異服者罪之

唐德宗卽位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諸國畧獻馴
象上命縱之荆州之陽又縱豹貀鬬雞獵犬之類出宮
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聖

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元世祖時回回孛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此錢以周貧者

仁宗諭近臣曰回回以寶鬻於官朕思此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玆國家所宜寶也

明太祖時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洪武元年蘄州進竹簟上曰未有命而來獻受之則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此始矣

詔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洪武五年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洪武六年潞州貢人參上以其勞民却之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刈穫之時朕親往觀之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宣宗宣德五年朝鮮國王李裪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孝宗弘治十六年保定府獻白鴉詔斥遣之

戒

隋煬帝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之珍帝又北巡過鴈門太守邱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大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

唐德宗貞元四年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先是李泌諫自古天子無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至是復徵歛之自此以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皐在四川有日進

刺史進奉始於裴肅幕僚進奉始於嚴綬增歛百姓減刻吏祿竭府庫以進奉上皆擢用之而唐祚日微矣

抑祥瑞

法

漢光武帝在位三十年京師醴泉湧出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郡國所上輒抑之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六年五雒山出寶鼎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教多僻何以致兹自今章疏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

唐太宗貞觀二年有白鵲搆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煑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命驅鵲於野外

德宗初卽位澤州刺史李鷃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文宗太和末鄭注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有甘露之

變杜悰曰[illegible]河圖洛書皆有益於人故足爲尚至俞獸

草木之[illegible]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上

善之詔[illegible]不得以祥瑞聞[illegible]

南唐烈祖[illegible]行郊祀州郡競言符瑞上曰誰告在天聰

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失之符瑞

何爲哉皆抑而勿揚

宋仁宗皇祐三年蔣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

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焉足尚哉[illegible]

元文宗至順二年司徒香山陳符讖進陶弘景負扆曲

乞錄付史館詔翰林諸儒臣議咸以爲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此小臣之諂而宰相賀之是侮其君也今若從其請恐啓讖緯之端事遂得寢

明太祖洪武二年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者群臣皆賀上曰朕爲生民主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上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十二月甘露降於鍾山群臣稱賀上危素請告廟須示史館上曰朕存心驚惕一生驕逸安

郅嘉祥不爲災異乎告宗廟頒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
下後世也

戒

宋有雀生鸇史占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宋王偃乃
起兵滅滕敗齊楚魏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天下謂之
桀宋齊伐之國以不祀

漢宣帝好言祥瑞少府宋疇坐議鳳凰不下京師左遷
他日鳳凰皆集京師即位之後鳳凰凡五見是何帝世
鳳凰之多乎自是神雀黃龍芝草甘露紛紛言祥瑞矣

豈不惑哉

隋文帝好機祥小數王邵采歌謠緯讖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之上令宣示天下後煬帝大業十一年高德儒指野鳥爲鸞百官畢賀夫人主能淸心窮理不爲近習所蔽則幾矣

宋眞宗納王欽若言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奉之以下帝再拜受之盛以金匱有大中祥符三篇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黙然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又獻芝草三萬七千本四年祭后土於

汾陰六年獻天書於朝元殿孫奭諫曰山芝野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而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而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而後世不可惑上嘉其直而不能從

弭災異

法

商王成湯時八年七旱王乃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商中宗即位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七日大拱王懼問伊陟陟曰妖不勝德王之政其有闕歟王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殷高宗祭成湯及肜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
王王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祀六服來朝

周宣王遇旱而懼側身修行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
世稱令主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
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賴民曰可移
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
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漢董仲舒對策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有失

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畿內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呑之
祝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腸左右皆諫
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是歲蝗不爲災
明皇開元七年上因日食素服撤樂宋璟奏曰臣聞日
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
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所謂修刑也臣願陛下至
誠以行之上嘉納其言

宋太宗端拱二年四月不雨上遣使察獄於諸州是夕
雨彗出東井上避殿減膳大赦是夕彗滅按太宗德政
一新霖雨大降彗亦尋滅天人感應勢若轉圜矣
眞宗咸平元年彗星見吕端言應在齊魯分上曰朕以
天下爲憂豈直一方耶詔求直言避殿減膳釋杖罪以
下囚三日而彗滅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十月彗星入紫微垣光芒尺餘帝
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
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

揖以通之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其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

明太祖救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命天下勿奏祥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令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洪武十三年雷震奉天殿上曰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詔悉停罷

憲宗成化七年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大學士彭時言天心仁愛其譴告警懼至矣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愼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上嘉納之

孝宗弘治十四年正月朔陜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地裂湧水如河馬文升上疏勸上修省刻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念國用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饑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上覽奏嘉其忠愛悉議行之時上勵精圖治受言納

諫故雖有災變而聖德益光

戒

漢成帝即位之後如兩月相承殿中隕石四月雨雪二日江竭之變災異凡八見而帝不能修德挽回天心外戚愈盛女寵愈多無救於後代之亡矣

哀帝時災異屢見息夫躬勸上命大將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

東晉孝武帝時長星見帝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按聖王遇星變則恐懼後世遇星變則戲渝若秦王生謂太白爲渴入井晉武之勸長星杯酒是也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穀洛水溢越二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以武氏爲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寢殿然則災變之由有自來矣

元順帝時太白屢晝見經天山崩河決日食地震春旱冬雷靡歲無之至正九年棗陽童子生甫周歲暴

尺容貌異常其變亦已甚矣至正十年二星隕於耀州化爲石如斧形帝在位三十六年之中災異至不可勝紀而帝方日事遊宴曾無一修省之事欲求天下之治何可得哉

明正統中天象示異陝西山移黃河改徙殿基生荆棘時王振擅權諱言災異盜賊不可遏天意不可回未幾而遂有土木之變矣

神宗萬曆三十六年浙直數郡水災千里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衝決廬舍

傾頹暴骨漂屍棄妻失子甚至舟航徧於陸地魚鼈遊人家蓋誠異災也

平賞罰

法

晉悼公用魏絳和戎之策遠至邇安遂會蕭魚以服鄭鄭人賂晉以歌鐘鎛磬悼公曰賞國之典也以其半賜魏絳絳於是有金石之樂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凍餒昔趙人

攻郢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辱幣事吾左右以
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竦懼
莫敢飾非齊國大治强於天下

漢光武帝在軍中有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
光武以遵奉法不避擢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
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及卽位嘗出
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
於門間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
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今陛下夜以

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上賞鄧惲而貶中東門候

北魏祖賞不遺賤罰不避貴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由是天下服從

宋太宗謂宰相宋琪曰天下之治在乎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卿等慎之

元仁宗任用李孟孟每勸帝曰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乃奏寃死者復官蔭濫爵者悉追奪天下稱治

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春命支銀三萬兩給賞邊軍徐階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以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上深然之

戒

商紂荒淫臣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諍怒殺之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

漢元帝時諸葛豐上疏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及石顯等譖堪猛用事上頗疑之豐於是上書奏堪猛罪上一不直

豐免爲庶人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夫人君辨是非定賞罰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免如其誣罔則堪猛何罪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何以昭賞罰哉甚矣元帝之闇也

靈帝中平二年傅燮討黃巾賊有功當封宦官趙忠遣人語之曰傅南容少荅我萬戶侯可得也燮正色拒之忠惡燮出爲漢陽太守燮戰死於賊漢之亡也宜哉

後唐莊宗時梁引兵襲晉陽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安金全往說張承業請以庫甲相授帥子弟數百人夜

出擊梁梁兵大驚遂與石君立共擊梁兵大敗之莊宗性矜伐以晉陽之功策非已出不復行賞識者於此已知莊宗之不克終矣

五代自明宗得國厚賂將士自是相尋後唐廢帝命有司百方歛民財及竭左藏舊物與諸道貢獻乃至后妃器物簪珥皆出之以賞將士李專美曰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在乎修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於此矣若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御史張禎上疏言自四方有警調

兵六年大失激勸將帥隱敗爲功指虛爲實是以有覆兵之將有殘民之將陛下曾無顯罰而反以克復受賞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且不保況以地方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疏奏不省

明武宗時群盜並起命伏羌伯毛銳太監谷大用兵部侍郎陸完討之寇所至殺掠銳等未嘗一彰撻伐也徒劉六等天殞其命以舟覆盡殪而當時諸臣冒功陞賞者千餘人先是督臣馬中錫以玩寇下獄論死而谷大用等封拜崇顯是尚可謂賞罰之平哉後給事中夏言

疏曰正德年間各處軍功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
實而武選之法盡壞矣
熹宗時奉聖夫人客氏及内侍魏進忠賞賚優渥御史
王心一言文武将吏暴露邊境而惟以私恩為惓惓恐
天下議陛下先左右而後疆埸也不聽

厚風俗

法

周文王化行江漢虞芮二君爭田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君感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

漢章帝以毛義鄭均孝弟清修下詔褒美賜穀千斛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風世

惠帝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唐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幸其宅賜以縑帛

南唐烈祖州縣言五代同居者七家陳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共坐有犬百餘共牢一犬不至諸犬不食唐主皆旌表其門閭復其徭役

宋太宗卽位以風化之本孝弟爲先有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命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

江州陳崇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間

言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至陳兢之世子孫益衆常苦乏食太宗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以旌義門

元仁宗延祐元年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因寇亂負其母挈妻子入山避之盜至祿孫守母不去盜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我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呴之盜相顧駭歎有掠其妻去者衆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明太祖洪武五年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

卓異者覈實開奏表門閭如制

洪武六年詔天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爲尼著爲令

洪武十五年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眞定孝婦劉氏孝於其姑甯氏上賜以衣鈔官爲護送其姑之喪表其門閭復其徭役十七年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又鈞州人張宗魯以瞽子而事母至孝帝命旌其門二十六年上以浦江鄭氏王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下詔褒異簡拔二家子弟鄭濟

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庶子三十年命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狥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一里之內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歸厚矣

成祖永樂十七年命儒臣輯錄古今爲善陰隲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八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系以

詩各次爲十卷頒行天下學校

孝宗宏治九年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各旌曰義門烈婦三人各旌曰貞烈當時風俗雍雍乎厚矣此由上能明人倫之效也

戒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秦俗日敗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夫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不爲寒心哉

務明斷

法

漢昭帝元鳳元年上官桀等詐令人爲燕王旦上書言霍光專權自恣擅調益幕府校尉欲共執退光光入免冠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後上官桀等以謀反伏誅唐臣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燭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

唐太宗禁上書告訐者詔曰朕開直言之路欲以利國也而比來封事多訐人細事自今有爲是者當以讒人罪之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眞爲君爲長之道也

敬宗寶厯二年裴度求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時民間有緋衣小兒之謠而度宅居長安城中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遂用爲相度諫幸東都及制御幽鎭上皆納之

宋孝宗以劉珙知樞密院事珙入言英主之能事必合衆智而質之以公若棄僉謀徇私見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以乘之矣帝亟稱善

元仁宗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爲也復厚賜之

明太祖洪武八年丞相胡惟庸以禮部郎吳伯宗剛直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蠹上覽其奏卽召還

擢用之時感服上之明斷

宣宗用顧佐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獘清華有告佐枉人重罪者上謂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人當死教之誣告上遂誅之

英宗復辟之後留心政務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政事以語李賢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上善其言

世宗嘉靖十三年張容奴郭祿爲容所逐思有以傾之乃誣奏容諸不法事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疏闌入午

門前奏容與親王交通朝臣張孚敬言近年無籍小人競為浮辭嚇詐人財此風若長大傷皇上平明之治上察其誣置諸姦重典中外大悅自是告訐風少衰

戒

漢成帝委政大將軍王鳳京兆尹王章奏封事言宜選忠賢以自輔因薦馮野王上然之王鳳使尚書劾奏章致之死夫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藎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既嘉其忠而不能去石顯成帝之於王章既納其說而不

能去王鳳卒使京房與章俱不免於死甚矣帝之不明不斷也

晉惠帝性戇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者爲官在私地者爲私時天下荒饉百姓饑死上聞之曰何不食肉糜其闇如此卒覆晉國

宋度宗時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似道每以去位邀君度宗至涕泗拜留之

馬廷鸞曰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大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按廷鸞三不知之說南宋之亡決於此矣

明神宗時王錫爵疏曰六部大臣皇上當審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必不以曖昧投杼用其身當使之安其職惜其才當使之全其體此乃所謂眞惜老成也上不能用

謹好尚

法

夏王禹飲旨酒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

絕旨酒

漢文帝時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闕下獻之平言於

上曰闕下有寶玉氣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

壽上悅之平復言周鼎在泗水今汾陰有金寶氣於是

治廟汾陰以伺鼎出已而覺平所言皆詐遂誅平

武帝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天子乘輿清道

而行中道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輕萬乘之重以爲樂竊爲陛下不取上善之

唐太宗宴群臣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各自求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唐明皇遣宦官下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路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上手勅謝之

縱散其鳥

憲宗問裴垍爲理之要當何先垍對曰先在正心蓋人主之興亡係於一心之好惡垍之對君誠可謂不負所學矣

宋太祖因霖雨河決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告諭願歸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遣之

元武宗嘗御五花殿阿沙不花見帝容日悴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蘗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爲朕

言遂拜右相

明太祖謂近臣曰人君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言者進夫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嘗謂宋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泰卽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洪武五年內使奏增餇虎肉大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禽獸悉縱之

戒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與狄戰於滎澤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予何能戰衞師敗績遂殺懿公

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李少君言可使丹砂化爲黃金於是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方士欒大言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復

因公孫卿言親幸緱氏觀大人跡命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以望幸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還後欒大等以誣罔伏誅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罷之上感悟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歎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神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鬪棊中公孫卿

以仙踪中珠崖之建玳瑁中之也牂牁越巂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人君之好尚可不謹哉

元帝好音樂置鼙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皆莫能及而是時石顯弄權賢人僇辱漢治日衰何益於治哉

東晉孝武帝溺於酒色委政於瑯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相與日夕酣歌賄賂公行尚書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

唐明皇好音樂教宮人舞霓裳羽衣曲以山車陸船載樂器往來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後祿山破長安悉驅樂工舞馬詣洛陽

宋徽宗命宦者童貫製御器於杭州曲盡奇巧而財物悉科於民帝復垂意花石以朱勔領應奉局號花石綱舳艫相御於淮汴凡士庶家一石一木勔即用黄封識之百姓重困方臘遂因民怨作亂旬日衆至數萬人

明武宗好養畫眉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鵞頭數十作畫眉食光祿寺少卿楊璋大加裁損上怒黜之

世宗嘉靖十九年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朝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黃金助工雷壇上悅授是銜後術卒不驗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上不聽以世宗之英察而猶惑於方術甚矣人主之好尚不可不謹也

出

[illegible]

通商旅

法

周文王治岐行仁政關市譏而不征天下歸之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敕戶部曰曩者聚斂煩苛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部牓示天下咸使周知

戒

漢武帝窮兵黷武用度大乏以富商大賈冶鐵煮鹽財累萬金於是更錢造幣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

鐵事桑弘羊以計算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公卿又請
算及民車船自是商人始困民不聊生矣
陳後主任沈客卿陽惠朗等督責苛碎聚歛無厭關市
之稅歲入數十倍後隋滅陳斬沈客卿等
唐德宗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韋都賓
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借其餘以供軍
計上從之詔借商人錢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
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計并借商所得纔二萬
緡人已竭矣按暴歛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

暴歛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若失民心則不可得而救也

明神宗好言利礦稅之外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榷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荆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莫不設璫分職橫肆誅求比之漢室之牢盤熙豐之手實曾未若斯之酷也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巳誠哉是言也

示誠信

法

商王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天下歸之

晉文公圍原三日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

秦王使甘茂約魏伐韓茂還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問其故對曰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

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者非特三人臣恐王之投杼也王乃與茂盟於息壤曰寡人勿聽也茂攻宜陽五月不拔樗里子公孫奭等果讒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益兵佐茂遂拔宜陽城

明太祖謂儒臣曰人之疑信信心常出於公正疑心多起於偏私因令諸臣撰疑信論

仁宗即位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協心贊務凡政

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未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矣

孝宗弘治十七年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上語劉大夏曰卿爲朕言之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珊聞之泣下按孝宗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之意藹然溢於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而矢報也

誠

唐德宗性多疑忌陸贄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天下

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廣陛下有過慎之防有先事之察是以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臣願陛下以此爲戒

明憲宗命太監汪直督旗校刺外事給事中孫溥言衞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厮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上不聽

神宗末年上下壅遏閣臣葉向高疏曰皇上閉塞日深務與臣下隔絶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至

於閣臣冢卿亦視若可有可無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

禮卹前代

法

虞帝舜封帝堯子朱於丹淵謂之虞賓以示弗臣

夏王禹以商均爲賓後少康卒賴有虞氏以復夏統

周武王踐祚追思元聖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紂子武庚於殷後武庚叛封微子啓爲宋公用殷之禮樂作賓於周

南北朝時劉宋爲晉諸陵置守衛世皆賢之

齊武帝命沈約撰宋書約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薄事帝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隋文帝詔故國子孫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

唐高祖始即位即錄用隋之子孫蔡王智積等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宋太祖伐蜀蜀主孟昶舉族與官屬至汴待罪闕下帝備禮見之封爲秦國公後破南漢劉鋹出降封爲恩赦侯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上一日幸講武池賜以

卮酒鋹疑有毒捧酒泣曰臣違朝命罪固當誅然陛下旣待臣以不死乞全生成之恩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寧有此耶命取鋹酒自飲之別酌賜鋹鋹大慙謝開寶三年詔修前朝諸陵被盜發者凡二十七陵有司備法服以禮重葬所在長吏致祭按太祖澤及前代其延祚三百而爲創業垂統之君寧有忝哉

仁宗嘉祐四年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此與有周三恪之封何以異哉仁宗洵聖君矣

理宗淳祐九年以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

宋之禮卹前代最爲篤厚云

明大祖洪武三年李文忠送元主孫至京師省臣楊憲請獻俘於廟上曰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乃賜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上嘗與危素論宋元興替素言元楊璉眞伽截宋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歎息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元又非世仇旣乘其弱取之何復肆酷如是耶命北平守

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敕葬於故陵尋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修而祀之洪武九年躬祀歷代帝王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守之三年遣使致祭

戒

北齊主洋天寶十年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因殺魏宗室二十五家復殺元氏七百二十一人後太子殷立未幾死於常山王演之手豈非天道哉

元西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楊璉眞伽奏請如

二僧言遂發諸陵及大臣墓凡一百八十一所取其金玉棄擲遺骨雜牛馬枯骸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上以壓之百姓過者無不流涕

保全功臣

法

樂毅圍齊二邑三年未下或譏之燕昭王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毅感其誼以死自誓

漢陳湯以言事不實下獄谷永上疏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欲致之大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也哉竊恐陛下忽鼓鼙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書奏詔特赦湯

光武至薊王郎兵逼之舍食道傍至蕪蔞亭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南宮遇大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及光武即位命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人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後入朝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巾車鄉異曾爲漢兵所獲

光武釋而用之故也史謂馮異握重兵居形勢之地光武曾無纖毫嫌疑乃以章示異坦衷共白其仁恩信義視西漢之初高出雲霄之上矣

光武帝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鄧禹賈復知上意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以吏職責之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印綬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容宥其小失故皆永保福祿無誅譴者保全功臣西漢所莫能及也

唐太宗宴貴臣於慶善宮有班在尉遲敬德上者敬德怒之又拳毆任城王道宗帝不懌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子孫不絕而卿數犯法乃知韓彭葅醢非漢高祖之罪也卿宜勉自修飭敬德由是懼而自戢謝絶賓客後享年八十有四帝之保全功臣超絶百代矣

德宗時李晟有興復大功上忌晟威名張延賞等騰謗於朝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時李泌初拜相與晟等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約愼勿報讐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

馬燧有大功於國閒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卒賴以保全

宋太祖欲收藩鎮之權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日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天命已定誰敢異心上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

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籓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買歌兒舞女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明日皆稱病乞罷典兵於是各罷宿衛就鎭賜賚甚厚帝立誓不殺功臣言官藏諸太廟蓋誠英仁之主也

太宗宴趙普於長春殿作詩餞之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故擇善地以處之因詩道意耳宋琪對曰如是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戒

越句踐與其大夫文種范蠡深謀二十年竟滅吳蠡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去越遺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賜劒死

韓信爲漢高帝謀定三秦破魏取代伐趙滅齊蒯徹說信曰將軍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則天下相率而朝於齊矣且勇

畧震世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今將安歸乎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遂不聽徹項王滅改封信爲楚王高帝用陳平計僞遊雲夢縛信歸京師封爲淮陰侯後陳豨反代地人言信與豨通呂后紿信殺之滅其族史謂信有定天下之功而不能宥其子孫漢眞少恩哉

漢高帝擊陳豨徵兵於梁梁王越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梁太僕得罪走漢告梁欲反呂后勸帝誅越滅其族梁大夫欒布言於上曰方陛下困於彭城王一顧

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之怨逆者韓國公李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賜善長死以善長黨於胡維庸遂以肅清逆黨事備條亂臣二十人情辭播告天下所誅殺者甚衆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奏善長寃狀曰事枉寃延天下聞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竟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

弘量

法

商王成湯克寛克仁兆民允懷遂立商統載祀六百

漢文帝時鄧通爲大中大夫至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議斬太子君之儲貳梁王君之愛子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郎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遏天子之乘輿此文帝之弘量所以爲聖主而漢治益興隆也

宣帝以夏侯勝爲諫大夫勝爲人質樸守正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益親信之嘗入見出卽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立爲天子燕趙皆應之追擊光武光武進軍拔邯鄲追斬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夫天下大器也豈淺量者所能舉哉將天

下未定使非光武明識大度則左右前後孰不懷疑能
遂定帝業乎此光武所以不可及也
章帝時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
崇聖道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
誹謗先帝刺譏當世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
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
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使所非
實是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章帝詔
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南唐降於周世宗遣子入貢世宗問之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向爲仇敵今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至後世則事不可知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唐主於是始城金陵增戍兵按世宗貳則討之服則懷之誠可謂宏規大度之主也

宋太祖大度有容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帝及已者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悉置勿問

開寶四年南唐密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上聞太祖曰此不可不受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及唐使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驚服太祖之偉度

神宗元豐三年蘇軾以詩辭怨謗侮慢爲李定等所劾逮赴臺獄王安禮從容言於上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文字罪人上然之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於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耳何預

朕事遂得輕貶

明太祖洪武元年王褘上疏曰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立政昔周家以忠厚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永四百年之曆簡冊所載不可誣也上嘉納之

成祖永樂九年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上書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悉毀之帝王之度當如海納百川

無所不容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戒

衞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敝者賜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以金旣而召問有客過與汝金關市大恐然自矜小察無救於亡

漢宣帝綜核庶務治稱中興然量不容物平通侯楊惲以語言見廢惲作種豆歌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又曰縣官不足爲盡力帝惡之當大逆無道腰斬夫楊惲種豆一歌譏時之意少蘇軾聾龍諸作刺君之意深夫何

宋神宗能恕軾而漢宣帝不能赦惲且當時葢寛饒韓延壽之死皆不厭衆心其爲宣帝善政之累多矣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趙文華劾吏部尚書李默部試策問漢武征伐四彝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謗訕上怒下李默獄刑部擬子罵父律絞竟死於獄三十九年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字上以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禮科藍璧等擬妖言律斬之傳首天下按帝多以辭語殺人是豈帝王之量哉

宥過

法

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高帝帝悅之拜爲都尉使典護軍平嘗受賂周勃等言於上高帝召魏無知讓之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臣進奇謀之士以利國家受金之事何足疑乎高帝益幸平卒藉其計以定天下史謂高帝能不以小棄大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所以樂爲用也

漢文帝因張武受賂金錢事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群

下皆感化焉

光武帝圍洛陽數月朱鮪與帝有舊隙堅守不下帝令岑彭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自知罪深不敢言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鮪遂降封扶溝侯

唐太宗因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廷賜絹數十疋謂侍臣曰彼有人性得

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厥後順德折節爲政不通餉問遂爲循吏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

宋元祐元年呂惠卿鄧綰等皆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

戒

隋文帝性猜忌每於殿廷殺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患

令史贓汚私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夫聖王立政尚有宥過之條而況可誘人入死地哉此隋祚之所以不長也

唐德宗性多忌刻陸贄上疏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寬容而無妬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後用誰不增修上不聽

宋哲宗時蔡確久失位常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吳處厚劾其謗訕議置於法范純仁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

言語文字之間誅竄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流確新州

言語文字之間誅竄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
不可開端也不聽流確新州

巡幸

法

綱目書巡行者四君惟漢章帝祀孔子舉古典禮文治彬彬視秦皇漢武之求神仙隋煬之盛武衞眞若天淵矣

梁武帝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許懋建議曰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不足法也帝嘉納之

唐太宗時群臣請封禪上曰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

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豈文帝之德不及始皇耶魏徵亦以車駕東巡供頓勞費爲諫事遂寢

明成祖永樂十四年禮部郎中周訥請巡狩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曰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昔魏徵諫封禪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乎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戒

周穆王得八駿馬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宫行萬餘里

王歎曰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
乎造父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
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秦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德封泰山禪梁父
又東遊陽武登之罘卒召博浪之擊始皇大驚
隋煬帝欲幸江都命王弘等造龍舟官吏督役嚴急役
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相望於道及發顯仁
宫出洛口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艫相接二百里
後自伊闕還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天下怨之

明宣宗頗好微行楊士奇諫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擾攘塵埃變起倉卒何以備之後旬餘果有二盜吏捕之急私挾弓矢伏道旁林莽中謀作亂爲校尉所獲上歎曰士奇言不虛矣

武宗寵幸江彬彬欲挾上自恣誘爲西北之行數幸宣府營建鎮國府第復幸大同正德十二年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十三年上復北幸度居庸關駐蹕宣府大治行宮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初上厭大內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

矣十四年上發太原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弗御時寧王宸濠反帝下詔親征遂至南京遊宿望江樓至楊州漁於范光湖過淸江浦上自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上寵狎群小遊樂無節群盜並起變亂日生遂爲有明失德之君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懷遠

法

殷高宗恭默思道重譯來貢自是章服多用翟羽

周武王威德遠暢肅愼氏貢楛矢石砮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銘於栝曰肅愼氏之貢矢以示後世子孫使永監焉

周成王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耉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

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致薦於宗廟作越裳操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號指南車

漢文帝以南越王佗稱帝不奉詔令帝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能獨利乎必多殺將吏以爭南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通使如故佗得書稱謝下令國中曰漢皇帝賢天子也今去帝制願長爲藩臣奉貢職夫孝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此豈

非德懷之效哉

明帝十七年益州刺史朱酺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酺使譯而獻之

唐太宗時外國歲來朝貢朱鬚綠睛服裝詭異皆自古所未通者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年疲弊百姓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户乎

宋太祖開寶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

宣索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俁章疏也俁甚感懼嗣後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高麗趙位寵以四十餘城附金金世宗不受曰朕綏臨萬邦豈助叛臣執付高麗按此則世宗之賢於梁武遠矣

明太祖洪武二年以書賜高麗國王諭以持危保國之道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洪武十一年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皆前代道里所未通者十六年東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

請內附洪武二十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於

國子監上優禮遇之

成祖永樂二年福建布政司奏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上曰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正宜嘉卹豈可利其有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船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永樂六年西洋諸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自古所未通者凡三十餘國永樂九年鄭和等使西洋還經

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貪暴謀[illegible]舟和等擒其王以歸上曰此何足深較命赦之擇其族屬之賢者立為王由是遠彝來歸者益衆

戒

秦始皇發諸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為兵畧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二十萬戍五嶺天下怨叛

漢武帝元朔三年東置滄海北築朔方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復事西南彝三年將伐昆明乃

明池以習水戰奮揚威武師行三十餘年至成哀之間習漢之餘威西域被印綬者五十餘君然當時外戚擅權內多女寵朝有倖臣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傾矣縱使八蠻皆扶伏於闕廷之下亦何補哉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畧而忽邇圖其慮遠矣

順帝時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帝王不臣異族舊典貢賦增之必叛帝不從永和元年蠻果叛

明成祖永樂十三年議征交趾解縉曰自古羈縻之使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上不聽遂發兵平交趾自是以後交趾無歲不用兵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敗死於交趾成山侯王通帥師還楊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遂罷征南兵然而中原之人疲於奔命久矣

正統中麓川之役王振主之遂調雲南貴州兵以行正統十三年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彝於孟養寨連

兵十年陞秩萬數由是貴州苗獠乘間竊發鄧茂七反於閩葉宗留反於浙攻圍城邑將士死傷昔唐天寶之盛有事雲南明正統之中亦以麓川爲意而東南因之騷動矣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倭寇浙東自朱紈死巡視官不復設倭往來內地久習知虛實亡命又爲之指畫嚮導於是東南歲有倭患三十二年海賊汪直徐海等糾漳廣群盜大舉入寇東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十年之內人民流離暴骨如莽賴胡宗憲誘直[illegible]因斬之總兵

戚繼光[illegible][兵]大破倭寇沿海始寧[illegible]百萬民命

已肝腦塗地[矣]後之聖主所當留心於海防也

萬世玉衡錄卷四　終